四書輯釋

孟子卷之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考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熊禾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一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通曰承所學者薄親親言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可逮親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

右第一章言人仁之恩與不仁者之禍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通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者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不斷盡春秋諸侯與爭之罪張氏曰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皆正於不禀王命而擅興均爲不義而已

右第二章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音魯與櫓同）楯也（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

或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苟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扳本甚漂之輪言疑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說為是言益得其斷前糸慰之云習語曰沮臣之事則當則之於軍旅之事未之孝也說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隆弘是詩易與本章執先周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卑設刖有不得其況者此以為知言曆子西當日弘景知士章而未知經註本章誤其將矣而小註六經設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說周其禍至於伏覺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策當時劉戈攻後殺殃周多非止一斷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漂原戰國之若以此語口故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末足寫多豈示判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于為時經豈不哉哉○集義橫集日不以文害難不以辭害詩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上此教人讀書法也往師曰因是商人自相殺然漂杵之云然是過實程子之言當矣

右第三章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以帝王之[illegible]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張氏曰不志於仁徒欲以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與爲殘民逆天也○通曰類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一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於善爲戰之人

右第四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釋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寧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齊語處求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數者所能致力耳求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

通證

莊子天道篇桓公齊君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昔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右第五章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干糒音備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語錄趙氏以果為侍問貧女[illegible]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者分定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illegible]富貴何[illegible]外物之遷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欲戚於其間隨而安不以物動己也无預於己言以己隨窮也○蔡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盡所[illegible]不存樂天而安土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右第六章

〇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去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報戮自今觀之者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殆痛時君輕動於攻殺忿然自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右第七章

〇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識異言以譏爲主[illegible]以征爲主而已關市譏而不征文王之政也一變也

子偶及此一端耳古今政事法禁之相反豈止此哉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取力役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率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意實諸孟子言語何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出句利而已古人劉法立制頓天下公共況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斷而為一己訓矣本原不正无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右第八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語錄上不行於妻子固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了

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務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從也前言不身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後爲之以道而弱行未臣彼方未必信從於吾不行而已是行道爲不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右第九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集而言借以爲況而引之耳○輔氏曰德貞義盡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爲足而欲以恃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憂而惟乎德之不足戰兢自持死而後已況皆以周其德也

右第十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声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能節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步為首則賈小大皆出於真實也〇語錄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不有時而能之本於真能讓國以從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言雖能讓千乘之國無邊單食豆羹以見於色東彼謂人能辭千金之堂而不國無失声於彼釜正此意亦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千乘者能所好名之人也〇當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安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人要打得過小處漏貿也動於萬鍾者乘小處遊掩得過大處發蓋也〇或問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千目所視十手所指之非也節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徵注其耳目於惑哉此好名之士所以節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齊之真情實能乃矜露於忽易不賢之地也〇韓氏曰矯情首務勉於其太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迷故謂人之有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偽見矣所安判誠也

右第十一章

〇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

空虛言若無人然先師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賢有德之

(人也治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禮義由賢者出爲政在人二者所以以仁賢爲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則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右第十二章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監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秦隋)

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然哉於仁不然雖得之七老於一則竊亡亦指踵而至是其得也過久速其滅亡耳○通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維季反以祀之輔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通證】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黄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二級壝在四構如北幽方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去声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通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畷陟劣反郵表畷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祈以報也求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張氏曰人君挾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肆其欲然殺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闘王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倒亢自各民趨迫於勢而揮之然其心日離民必繼之是天命去之矣○輔氏曰天性民而立之君者以司設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放至輕固惜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治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非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爲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章下篇夷聖之清惠聖之和章○語緩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敢學也又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又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學之者一日識扛而有餘也○或問孟子齊孔子者也乃發稱夷惠而深致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足由之頑懦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致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烏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由夫參歸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窺幾其萬一如參苓之术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後於烏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閒暇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發稱其志而不及孔子其意若以此耶○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收斂天下所可言者幽而巳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通曰四時之風溫和於春肅清於秋殺無有不動迹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矣

右第十五章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語錄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循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說而言之○或問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求着者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蓋近是張栻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礼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礼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也尤爲明備云

右第十六章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聲）出。（已見萬章下篇。○張氏曰當其可即是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隨孟子言孔子其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遲而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右第十七章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通攷】程復心曰陳蔡之戹聖人之極否故孟子特原其事以為蓋緣君臣俱惡無所交之故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右第十八章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張氏曰理治也或曰理辨理也不能辨理於眾口）

【通證】前漢季布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或曰爲士者往往見憎於人此多口如語之發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叔毀孫長孫是也）肆發語辭（張氏曰肆備言遂辭也承上起下之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文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囚於羑里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上聲）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人之慍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訕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與晻同）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右第二十章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去聲）斷（徒玩反）也（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縱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今子學問發此譬之言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爲文王未有因防於塞可見以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右第二十一章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礼

豐氏曰追鍾紐反女九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鄭氏曰周禮考工記鍾縣平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縣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曰旋蟲之類也蠡者齧倪結反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声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爲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涂與途通容九軌周禮冬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爲鍾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右第二十二章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也曰嵎山曲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
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此時勸王發倉振貸仁也抑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右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去聲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即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
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
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錄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
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
以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
如顔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若節
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illegible]限
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如恁也不得爲人[illegible]
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夫尚不同也先師曰此命字合理
須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
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俗作耶) 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 一音泯)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語錄 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禀皆命也一以所禀言之一以所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橫渠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於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禀之命則是嬰禀得者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依隆殺看○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

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於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通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類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語錄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禀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語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處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求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須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看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於何安不盡心却不謂有性存焉須看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禀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

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求嘉陳氏曰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所皆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到人於義理其氣稟雜有清濁之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上是人心人皆得其在人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盡性知命之學所以異於常人也

【備考】語錄北溪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此都相離不得謂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也溪曰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清濁上說是說人之智愚賢否○愚按部子云幸不幸命也常不常分也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常濁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過福分也有命也常濁分也非命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謂各得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兄不兄弟不弟謂各失其分也此所謂分專以理言命專以氣數言分爲性分命爲命分也與朱子之說互相發揚附于此○朱公遷曰不謂命以氣言兼言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者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言之

右第二十四章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語錄可欲是資禀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得去若但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寶藥材然後將製以為丸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楊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將其可願之意[illegible][illegible]說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經凡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或問曰此

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以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語錄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或問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於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弥滿布濩洋溢於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体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反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

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或問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体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書曰乃聖乃神玩味此語可見〇或問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声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〇語録此六位皆能人指而名之之亂〇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輝光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自神其体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昔具此体至於化而聖然後為至盡然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有或未實也張
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樂正子好資敖其繼辨略顏子故橫渠引以立論
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
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樂正
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往詣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程子曰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
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誠條重在有諸已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
而名矣適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者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而可知者
亦此聖也違非粗從神非高流依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不先師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因然紀矣然繼至神之
極致求不外乎自善信而而之生知安行之聖其因不以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求有不由科級而進言可
敎之善其此有諸已敏然但乎[illegible]而拓之以至於域從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從有不能於身之亦聖者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語録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爲我者狹隘而私然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爲者固非然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古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通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声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用其二一時幷用二也用其三一時幷取三者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新安陳氏曰或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礼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一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曰縷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幷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收斂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墾干程復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矣孟子已之慮矣心曰此乃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

右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寶治之則有人有土而當為吾寶矣

右第二十八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張氏曰才者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間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矣無所不而才有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甚者徒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言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曰之有[illegible]氏曰才出於氣者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恃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迷其理之當然且不以為戒高

中似孝者不達而以是爲孝有必次料事爲明於較驗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右第二十九章

〇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汪氏曰有以織屨爲業者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殆爲去聲廋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所鳩反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此端亦須讀夫子作夫音扶子而以爲孟子自說殊未穩以爲夫子而作問者

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斷以爲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驕矜骨且非所以待学者肯使学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咎者之言則可取其惡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学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当時竊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右第三十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不爲者羞惡之事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見於心者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之則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則義也

通攷

程勿齋曰推擴善端滿其所受之量之謂充理无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暢也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思所以故達者理無不通也家邪說達欲陳則不達達不雜

消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以於其所為則義心与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声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輔氏曰此一節因前欲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踰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以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先師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已推達而後能浩浩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充如膨而充之之意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不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之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實中心不肯受則非甘受矣其字宜去之 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輯氏曰此一節事雖總而釋意流只人不受亻汝乂私說足善惡之實心所養之不加猶察之不全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汝亦不能充滿其體心之量而義有味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加無所參遂然後能充實字無受亻汝實心之晶無所隨而不為義也○語錄看來也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亻汝之稱加諸我其惡亻汝之名之實及之字身而心其無可汝之人以是能其其無受亻汝愧矣也若於身有欲是兼則亻惡謹之亻汝補補亦自有所惡亻汝先我曰語夫此條乃雞趙身而說盛集註不同盡謂充其之之師是惡未之標巳用反身之去其可質之行足能為無汝受名汝之錄也人能也滿其無受亻者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敢明白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佞未可以言而言

隱默而可以不言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

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形甸反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

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語錄[illegible]

不必說自家說話強說就說句要去動人要緊要去說他人是致[illegible]

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自故為要[illegible]

不言餂之也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裏面[illegible]

此義後面[illegible]

仁此心說之[illegible]

充之便能[illegible]

固未盡大然[illegible]

曰夫[illegible]

未甚[illegible]

有不必然[illegible]

所則[illegible]

人[illegible]

特卒以見亦然[illegible]

亦不容有不忍[illegible]

張氏曰此章言仁義[illegible]

不七以非義[illegible]

三指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孔子曰[illegible]後一節[illegible]

義無受爾汝之實證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餂之[illegible]正其言也[illegible]

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於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
義之請焉語曰色衛之人其對穿前讀表見日語于不次絕
親所情狀而我渾在小人則穿窬之盜其所皆發以充貴此
義所當參玩心謂曰孟子問常曰善推其所為其齊于抑貞
不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之欲人皆則有所之忍
不忍為之心而達之充之此計尺充用無少雖道則謂字達
滿此之心不無少欠缺則謂之充之註論此達之不二不而
注之一存最五及之逆者推之集者推之終遂充雖不能
達不逆不能充集說可謂能發孟子終始致人之本旨矣先
篇云孟子乎生工夫受用處以推廣推其所為一句公并味

子弱能發之哉

右第三十一章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通證】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輔氏曰言近而指遠則之而論深窮之則食於足

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輔氏曰守約而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或問此章之說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溺淺而無深遠之趣而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陋而無敷施之功也矣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張曰舍己田芸人田不脩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有己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烏故反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語錄呂氏說性也此下語錄之者二

字

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語錄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斷意亂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牽望人之庸行人所易斷者必又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中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

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雖聞道故生順死安故雖夕死亦可行法故禍福能一聽天命其意指獨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以法與命教上聖人上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語錄聖人已與天為一人是一○李者責法為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天命也○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右第三十三章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邈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錄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南軒曰見大人則藐之固失之矣蓋以大人之當畏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曰流俗世人說大人則[illegible]

[illegible]方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有此曰孟子藐大人不說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此特以當世之士以道為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畏懼而得以一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illegible]氏曰愚謂以是藐諸侯或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淺狹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彼在我不

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爲天下害仕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役使其身用而道行則澤生民受其福矣

右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錄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那紛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紛擾了只收斂便漸存得此心○饒氏曰程子又極其欲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要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矣欲則

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欲亦嘗之能充此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狀然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揭子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或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苟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焉有得發之功焉○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通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本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動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焉不必言矣

【通攷】董彝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明此內外交用培養之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郛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右第三十五章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輯釋炙之夜反。炙音隻肉也

不諱姓猶食膾炙諱名猶不食羊棗。○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

第三十六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輔氏曰志大謂狂略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躐乎古之人之崇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然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則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爲去聲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圖]

[列]董仲舒曰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者不縈之謂也論其優劣狂者固高於狷而狷者勝於簡聖人本欲得中行故思其次而狂者又不可必得故狷者簡者又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甸反下同

莊子[疏證]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礼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烏知礼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

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通攷】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覆敷救反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志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輔氏曰夫子與之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者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絜也以不善為不絜而不屑為之也○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以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近進然務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時以[illegible]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張氏曰中庸云智者之其狂者蓋賢者過之其獧者蓋鄉原[illegible]所謂小人之中庸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克角反字皆讀作愿謂謹

愿之人也[illegible]荀子脩等篇孝弟原愨以教化此其事業○爲因篇其臣上百使行者者化而循得者衆也而原[illegible]者先化而愨是明主之[illegible][illegible]○正論篇上鄉敦則下原愨矣止公正則下易直矣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以上釋孔

子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趙氏曰先儒皆以原爲善惟無所忝又既謂之善人則不語不應遂以爲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爲說以原爲愿且曰鄉人不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或作愿又鄉人以爲愿則亦非貞愿者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鄉原之言）釋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鄭注曰奄如今之宦者祧世遠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行去聲）（語錄鄉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

容尊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頗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此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饒氏曰閹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之

張氏曰此幾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譏守也似忠信廉潔日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若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淫邪所謂善毋可余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由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推其能言則其說多以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說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則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讒論語

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邪慝不正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鄉原指鄉原故云鄉原之類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聲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〇是程氏曰回互此總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〇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語錄問反經之說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況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餘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

做○又問經正國只足躬行不及政事曰這个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出所謂上策莫如自治青兇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則近年尤甚蓋有不可斷絶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通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說繼之不無意也

○右第三十七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通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實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体也舜自心上發出於中之綸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統至若說如知之言禹皋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皋可例其餘愚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皋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礼皋陶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通攷

金履祥曰邵子經世書首巳會之末以遲經世之一

之求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一聖相增至經世之之亥二百四廿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歲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未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南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許偉反為湯左相去聲○言惜一而後湯門克一伊尹能發之克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獨巳恭見於仲虺誥中發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中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漢以明竊言也誠王烈以行道言也湯之德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先引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得不他見仲虺作誥弘人有諸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習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惟為左相洞時仲誼誨之明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遠曰或曰尚父鷹揚之功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鷹揚忠義踐致之類非太公徽發之書曰敬由彝彝教則尋彝倫之徽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下同有聞而知之者乎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纘纘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言。○或問禹皐之徒本皆名世之王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小必聞見昭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言以同時言之際斷隨之際陌陷以混爲許以異仙言之前知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朱二句則孟子之致意際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跂訴於不存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尒則雖困數與將絕而所以落以萬計無窮之傳道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有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通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若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徒諭點易與見而知之者聚語會聊於一時之須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illegible]見意曰孟子之生雖不道是則聞而知之者慮難也[illegible]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之九四十生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共公二十一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其一百七廿四年而魯平公雖五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則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哉若祖之亦惠王見之而稱曰史其年先後後據其之聞系。引矣。○詩謝曰尒如定也指見如潤所者而言然而無有乎尒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不遠而嘗時目狂若今亡矣道將此一學於一宗之下乃用悳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

之下以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此申言然而無有乎尒則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
在已此其辭婉其意[illegible]非詳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申言則亦無有乎尒
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爲程子接孟子之統斈者張本矣其旨深哉通曰集註神會心得
四字存疑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旋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
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
者故【附攷】程勿齋曰大中至正百聖相傳見曰道統語錄聖人之斈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
然莫非大中至正之術而無偏倚過中不及之差○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
卒潞公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
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音宰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
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
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通曰論語之末尭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

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寧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孟子大為明道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通曰朱子替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言明道而不信曰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周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沒以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開見知於孔子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表專言孟子不傳則道不明知之害言而又深言大明道之功正於孟子之意將以合以學者近之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二則字道之稱情也哉

言情實相稱也○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人有下其實之稱下有所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之後有知程子者出而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發子之學自孟子至是得其傳而程子所謂有此傳者為得其傳至是以足為傳之至朱子道不得其傳之意言見之道至孟子而繼之至於朱子之章不明矣○通曰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之功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之正造詣之深焉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其真知其所以為之

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
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
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嘗吳程曰或疑伊川以切道工
自見其有不得與得者矣承孟子不及[illegible]蒙此造明道
門人推尊亦美之固辭見於伊川氣述而朱方累然其說附
賢諸人此固非後學敢論設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
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
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愚
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焉

孟子卷之十四 終